

後  
樂  
集

九

欽定四庫全書

後樂集卷十七

宋衛涇撰

策問序跋行狀

召試館職策

問國家規畫長策思穀武功綜核庶政盡草平世具文之習將以恢王畧而飭戎備敢問今之急務孰緩孰切夫建事以擇材為本經武以彊兵為先調度以裕財為難儲廩以足食為重朝廷議論所及皆已次第舉行矣

薦舉之詔首加於將帥之選又及於文武小大之臣不知可以博盡羣材否乎或謂介胄之所長搢紳之論豈能盡諗其優劣下僚之寒滯而上官之薦進未免有所遐遺則將何以開榆材之路歟中都簡試嚴良家之選諸路招募廣効用之額徒隸起戍收勇敢之士不知可以增儼軍實否乎或謂選汰子弟拘於等則之不齊至反遺其技藝招刺新兵雖可充尺籍之數而倉卒豈容責其練習適戍征行動為民擾安能使之循紀律而用

命則它何以為整兵之計歟軍須供億支費寢廣常賦不可輒加矣置國用參計之可以覈天下之財廣彊爵度牒之數以為權宜之策不知可以佐調度之乏否乎然州郡私其所入未必以出納之實上聞或迫之太急必至並緣為欺恩命優於舊比而應令者殊鮮異時勸誘不至寧免敷抑之病則裕民之道本末猶有當講者歟通融常平以濟轉輸之不給分委和糴以為蓄積之先具不知可以實塞下之備否乎然官吏苟且目前增

補不能以足脫若小歎荒政何所倚賴近甸糴數太多  
商賈輒湊逐利一時雖可辦集民間能無續食之憂則  
足食之方先後猶有可慮者歟伊欲使時材奮興而有  
適用之實王師精銳而有必勝之形版計周裕而源流  
無壅兵食充羨而公私無害子大夫當有深長之思以  
裨今日濟時之畧其詳陳之將以復于上

葉雲心註清淨經序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果不可言歎經

以載道聖賢立言以明道訓故者復以之正訛辨惑發  
揮聖賢之言而道乃無蔽則言惡乎可廢當知口耳之  
所及者道之筌蹄而得於神融心會則言皆糟粕耳常  
清淨經道藏之上品學道之戶牖也余嘗誦閱至老而  
未究其奧雲心居士一日過我袖出解義玩繹數章簡  
易而明白侶於經旨已無餘蘊不覺擊節自謂弗如也  
詫以示諸同志或有難之者曰所釋無形無情無名然  
矣不區以別之則生天地運日月長萬物皆可以形情

而互遷於此得無遺論乎予答之曰擘肌分理而析其義則易流於穿鑿舉綱撮要而歸諸理則不失於渾融繼有難之者曰太上此書幽眇元邈未易窺測而欲以儒者之辭發其秘顯其微亦難矣夫予又語之以王輔嗣用老子解易郭象解莊子似莊子議者非之今以簡易明白之說而闡幽眇元邈之旨則亦奚病然嘗聞之道不可聞不可見矧可言故關子可以言歸之有道者而且喻之以如吹影豈厚誣哉湛然澄水纖翳不留混

茫太虛羣動俱息爰清爰靜是特入道之端倪而語其至極則窈乎寥乎超乎太易之先且無朕跡可求况得以筆舌擬議形容耶雲心於真常之蘊固以深造而自得之矣而不免於言者蓋欲為後學筌蹄耳學者苟能繇其所言以推尋其所不容言者潛通默識籥乎太上之道則是經亦糟粕也然則太上著其所而為是經雲心演其義而為是辭與夫人之間難僕之辨釋皆贅也又從而為之序不尤贅乎曷若一付之忘言

度人經後跋

道藏三十六部傳流人世所睹聞者可數而靈寶度人一經尤無上之上又玄而玄者也元始一氣本於虛無惟虛惟無故能神而化之演大範於玄座而無類不生無物不成集萬真於黍珠而何大弗容何衆弗納誦之者能使遂白日之冲舉起長夜之沉淪豈諸道典可企日語其間元洞一章微顯闡幽妙韞攸寓修真之士儻知沉潛探索凝志忘形使氣化神神化虛歸於太無則

雖未登玉京蕭臺固已合真元始而陟降左右矣道遠  
乎哉古有羽士日誦不輟飄然仙引他如度亡拔苦除  
妖弭患證驗非一窮高極遠而測深厚其功力未易量  
也練使平君喬梓不吝重貲大書深刻褫背成帙以散  
施四方持奉之衆豈謂是可徼福利哉蓋以此經之可  
慕可尊也福利固非為善者所覬然感應有機自有不  
期然而然者矣

跋楊文公墨帖

昔人云文章餘事士以德業為本文公國朝盛時道德文儒行誼氣節固與歐蘇馳驅千古若文體之變時有先後易地皆然要不必論江州使君公聞孫也自其先世裒集真墨迄今七十餘年將鋟木以廣其傳寶慶丙戌春書來遺錄本恨見之晚觀諸賢題跋已盡稱揚之美頗年衰病筆墨流落然亦毋庸贅語玩閱數過亟以歸之因附名卷末庶託不朽云清明日吳郡衛某書

跋四大夫手書冊贈慶庵疏語

某自幼聞先親偕伯父言先祖學究葬華亭鳳凰山之  
原幾二百年矣今族系繁衍皆所自出時節春秋必親  
祭拜守庵僧徒歲有常廩又助之買田為久長計某祇  
奉先訓惟謹比歲二月庚辰展掃墓下風木森然獨屋  
宇頽圯庵僧如玆袖出朝散四大夫叔庵手筆一紙翰  
墨如新字間或剥缺且不著歲年卷末有亥六月三字  
以譜牒考之當是宣和初元時先祖甫登戊戌第侍郎  
召寘三館尚書浸歷從班大夫有積善在躬克昌厥績

燕及雲來簪綏鼎盛等語躬率弟姪鳩工度材列名其  
次一為尚書父朝散七大夫一為十一府君逮今又百  
年大夫曾孫藻為二千石其他取世科登仕籍修儒學  
者不乏人某亦以非材嘗備數政府庸非遠澤所及耶  
方念為之更葺數楹視舊稍加爽垲使僧徒安居黃奉  
香火忽得大夫親蹟捧誦再三仰見前人奉先追遠不  
忘本始之意篤厚如此即循故事捐錢十萬俾如玉董  
其役仍書梗概貽諸賢族冀勉承先志相與成之是將

以大夫遺墨銳石庵中傳不朽云嘉定五年仲春既望  
某拜手謹識

御翰友順二字跋文

嘉定乙亥冬十月臣涇昧死再拜言皇帝陛下臣之先  
世嘗以友順名所居之堂歲月逾遠扁榜未立無以稱  
為人子顯揚其親之意陛下不以臣愚贊幸嘗備位承  
弼願有以寵嘉之聖恩俞可於是親御翰墨大書二字  
以賜奎璧之光下飾蓬陋絢爛鳥奕萬目聳瞻臣稽首

頓首對揚休命退竊念列聖寶章宸畫寵錫臣下必皆  
一時勲舊文學之士日侍間燕僅乃得之如臣去違軒  
陛身落江湖誠不自意冒膺殊榮凌兢奉承懼弗克任  
惟先臣季敏與伯父臣時敏孝友天至人無間言斯堂  
之名義蓋取此臣兄弟臣涇臣濟臣洽臣湜從兄弟臣  
沂臣溉臣均臣洙追繹先志聚居族食俾世世子孫罔  
敢失墜而臣猥繇末學謬忝世科誤陛下拔擢皆非蒙  
昧所能及實先訓有以成之也夫天典民彝風俗之感

化關焉襲光睿藻萬世之表勸形焉然則陛下之所以  
詔臣者豈惟臣一家之私所以風厲天下者至矣茲庸  
摹刻被之琬琰併識下方傳之無極嘉定九年正月十  
一日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知隆興軍府事兼管內  
勸農營田使江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吳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實封三百戶臣衛涇拜手謹書

皇太子寶翰後樂二字跋文

皇帝陛下既大書友順二字賜某命揭于先人之廬某

又因暇日即所居葺成一堂竊取文正范公之語名曰  
後樂而皇太子殿下復灑寶翰俾勒為華榜以侈榮遇  
於是兩宮筆墨之妙重輝迭明照映江湖永為山林一  
隅之鎮惟范公起諸生少有大節每日誦曰士當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樂以天下而先後  
在吾身則其所謂憂樂亦異乎人之憂樂矣其後參仁  
宗皇帝大政為宋名臣某生晚陋道德勲業不足彷彿  
萬一然竊知師慕今年哀志惰退藏丘壑仰窺皇帝陞